

國學萃編
李漁叔選注

正中書局印行

墨子選注

李漁叔選注

國學
萃編

墨子選注

正中書局印行

翻印必究



版權所有

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八月十六日初版

墨子選注

國學
編萃

全一冊 基本定價 平裝二元八角
精裝三元九角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選注者 李 漁
發行 黎 元
正印 中 書 局
(臺灣臺北陽路十二號)

海外總經理 集成圖書公司
(香港九龍油蔴地北街七號)

海風書店
(日本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區保町一丁目五十六番地)

東海書店
(日本東京都左區京田區前町八九番地)

新開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業字第一九一號
(分類號碼: 120.16 (1000) 華 (6350))

凡 例

一、本編底本，採用孫詒讓氏的墨子閒詁，並以涵芬樓影印明嘉靖本，及畢沅氏靈巖山館原刻本 墨子，作爲校勘的依據。

二、今本墨子五十三篇，除墨經上下四篇另行校注外，還有那些有關兵法的備城門等篇，以非必要，未加採錄。至其餘重要各篇，均經選注，足供治墨學者參考。

三、各篇注釋，全用語體文，以明白簡要爲主，篇中要義，均經注者詳加考釋，絕無含混不明，拖沓冗長之弊，至於大取一篇，最爲難讀，從來即無訓釋之文，亦經逐句以語體文釋出，學者一見即能理解。

四、本注釋採用清高郵王引之父子，及畢沅俞樾孫詒讓等各家之說，必要時附以注者意見使更臻曉暢。

五、從第一篇起每篇均有題解，將篇中要點先行提出，作簡明之闡述，並採各家所說，加以參斷，以爲提綱挈領之助。

目錄

凡例	一
導論	一
親士	二五
脩身	三〇
所染	三三
法儀	三七
七患	四〇
辭過	四四
三辯	四九
尙賢上	五一
尙賢中	五五
尙賢下	六四
尙同上	六九
尙同中	七二
尙同下	七九

兼愛	上	八五
兼愛	中	八八
兼愛	下	九四
非攻	上	一〇四
非攻	中	一〇六
非攻	下	一二二
節用	上	一二〇
節用	中	一二三
節葬	下	一二六
天志	上	一三八
天志	中	一四三
天志	下	一五〇
明鬼	下	一五六
非樂	上	一七一
非命	上	一七八
非命	中	一八四
非命	下	一八八

非儒	下	一九三
大取		二〇四
小取		二三〇
耕柱		二四二
貴義		二五三
公孟		二六〇
魯問		二七一
公輸		二八二

導 論

李漁叔

一、緒 言

最近幾十年來，學人多喜研究墨子，原因是墨子中除兼愛非攻等主要學說外，比較重要的還有兩個部分；第一是墨經，包涵著許多關於科學上的問題，如數學、光學、力學、天文學等。最先還很少人注意，等到清末海禁大開，外來的科學，多與墨經相合，於是引起不少前輩學者注意，著書發其旨趣，以後即循此途徑，加深研討，而治墨學者亦愈多。其次是墨家的論理學，即從前所稱的「墨辯」，它是印度因明三段論的先驅，西方穆勒名學的前奏，二十世紀邏輯的濫觴。它在那一個時代，就懂得如何立辭，如何歸類，如何推理，這些艱深奧博的理論，亦甚能吸引許多學人，發生興趣，相繼鑽研。以上應該即是多年來，羣起治墨的緣故。我們欣然看到清代乾嘉老輩如高郵王念孫父子，畢沅、張惠言，以及後來的俞樾、陳澧、孫詒讓諸君，他們以精密的治學方法，貫通墨子全書，於現今所存的墨子五十三篇，考證精詳，不僅對那些古訓古音，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決，同時對墨家思想方面，也能一掃舊來傳統的誤解曲解，而儘量發揮其真正內涵。

但是，我們也不能忽略了其中那些標奇立異，層出不窮的謬說，往往積非成是，足以淆惑聽聞。嚴格的說來，那些所謂治墨專家，不但與墨學一無裨補，甚且顛倒黑白，成為墨學的罪人。他們大率主見太深，排比和研判的工夫不够，動輒下結論。假設既純陷錯誤，證解亦隨之而發生全部偏差。還有

一些章句小儒，從墨子中摘出一二古書奇字異文，自矜創獲，強爲疏釋，實則膠柱鼓瑟，無一可通。近人陳衡恪曾說：「……今日之談中國古代哲學者，大抵即談其今日自身之哲學者史者也。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，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，此弊至今日之談墨學而極矣。今日之墨學者任何古書古字，絕無依據，亦可隨其一時偶然興會而爲之改移，幾若善博者能呼盧成盧，喝雉成雉之比，此近日中國號稱整理國故之普通現況，誠可爲長嘆息者也。」（馮著中國哲學史大綱審查報告）這些話足够說明當日羣言淆亂的情形，他譏諷那些談中國古代哲學的人們，甚至像博徒一樣，可以任意呼盧喝雉，極盡調侃之能事，似此情形，實屬墨學一大厄運。

因此，我們今日整理墨學，一方面應該接受前輩學人許多精密的治學方法與創見，及其收穫，加以發揚光大，一方面也應該把那些詖辭謬說，從慎思明辯上，予以廓清。使真正的墨家思想體系，及墨子本人的孤懷宏識，得以重新顯示於今日，這一點，應當是現代治墨的學人們所應當加倍努力的。以下，除墨子略傳外，特別將墨家思想要點及其辯學，作一種系統的推論與介述，著重在闡明其特點，略貢一得之愚，如果由這一小小的啓發，而引起當代學人注意，多少以此作爲墨學重新估價的依據，那就是作者莫大的榮幸了。

二、墨子略傳

甲、事蹟

司馬遷史記沒有給墨子立傳，僅在孟子荀卿傳後，作一極簡略的記載，說是：

「蓋墨翟宋之大夫，善守禦，爲節用，或曰並孔子時，或曰在其後。」

司馬遷氏生在西漢前期，去墨子時尙不甚遠，對這一偉大思想家，不僅關於他的里居爵秩，已不甚分明，甚且對其生平年代，亦不能肯定，讀史的人，感到非常遺憾。

尙幸墨子事蹟及其言論，自秦漢以來，散見於各種典籍，尙不在少數，我們可以略爲指出的，計有新序（太平御覽六百七引）尸子（藝文類聚八十八引）晏子春秋、韓非子、呂氏春秋、淮南子、列子、戰國策、渚宮舊事、葛洪神仙傳等。都分別有較詳細的記載。如呂氏春秋愛類篇：

「公輸般爲高雲梯，欲以攻宋。墨子聞之，自魯往，裂裳裹足，日夜不休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。

見荆王曰：『臣北方之鄙人也，聞大王將攻宋，信有之乎。』王曰：『然。』墨子曰：『必得宋乃攻之乎？亡其不得宋，且不義，猶攻之乎？』王曰：『必不得宋，且有不義則曷爲攻之？』墨子曰：『甚善。臣以宋必不可得。』王曰：『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。已爲攻宋之械矣。』墨子曰：『請令公輸般試攻之，臣試守之。』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，墨子設守宋之備，公輸般九攻之，墨子九却之不能入，故荆輟不攻宋。墨子能以術禦荆，免宋之難者，此之謂也。」

這是墨子一生中最得意的事蹟，各書記載略同，雖然難免多少有些誇張其辭，而這故事的本身，却是十分可喜的。後來葛洪所撰的神仙傳，竟說墨子入周狄山，精思道法，而得地仙，隱居以避戰國。至漢武帝時，遣使者楊遵聘之勿出，視其顏色，常如五十許人云云，那全是一些荒誕無稽的話，絕不可信。

乙、生地

墨子的籍貫，也有問題，呂覽當染慎大篇注說是魯人，神仙傳說是宋人，清畢沅武億以此魯指的是魯陽，魯陽是楚邑，則墨子又當爲楚人。孫詒讓指出「貴義篇云：『墨子自魯卽齊。』」又魯問篇云：『越王爲公尙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。』呂氏春秋愛類篇云：『公輸般爲雲梯欲以攻宋，墨子聞之自魯往見荆王曰：臣北方之鄙人也。』淮南子脩務訓亦云：『自魯趨而往。十日十夜至郢』並墨子爲魯人之確證。」又謂：「考古書無言墨子爲楚人者，渚宮舊事載魯陽文君說楚惠王曰：『墨子北方賢聖人。』則非楚人明矣，畢武說殊謬。」孫氏是主張墨子爲魯人的，以上所舉各例證，或爲自魯他往，或係至魯相迎，也許適逢其會，但墨子同時的魯陽文君說他是「北方賢聖人」，墨子自己也說「臣北方之鄙人」，則墨子楚人之說，可不攻自破。另外公輸篇有墨子「歸而過宋」的話，也足證明他並非宋人。總結說來，當以墨子魯人，較爲近是。

丙、年 代

關於墨子的年代問題，說法頗多，劉向以爲在七十子後，（史記索隱引別錄）班固以爲在孔子後，張衡則謂當子思時出仲尼後。根據諸說，墨子生後孔子，似可推定。至於墨子生卒的確實年代，近世諸人觀點各異，爭論頗多，約舉數說如左：

一、畢沅汪中說

孫詒讓氏云：「近代治墨子者，畢沅以爲六國時人，至周末猶在，既失之太後；汪中沿宋鮑彪之說，謂墨子仕宋得當景公世，又失之太前，殆皆不考之過。」（墨子問詁）

（墨子年代第二）

二、孫詒讓說

孫氏以：「墨子前及與公輸般魯陽文子相問答，（見貴義魯問公輸諸篇）而後及

見齊太公和，（見魯問篇）田和爲諸侯在安王十六年）與齊康公興樂，（見非樂上篇）康公卒於安王二十三年）楚吳起之死，（見親士篇，在安王二十一年）……當生於周定王之初年，而卒於安王之季，蓋八九十歲……」同上

三、胡適說 胡氏以孫說爲非，所見有二：（一）「孫氏所據三篇書親士、魯問、非樂上，都靠不住，魯問篇乃後人所輯，其中說的『齊大王』，未必便是田和，即使是田和，也未必可信。」（二）「墨子決不曾見吳起之死，呂氏春秋上德篇說吳起死時，陽城君得罪逃走了，楚國派兵來攻他的國，那時墨者鉅子孟勝替陽城君守城……孟勝的弟子勸他不要死，說：『絕墨者於世不可。』要是墨子還沒有死，誰能說此話呢？」胡氏以此便定墨子大概生在周敬王二十年至三十年之間，死在威烈王元年與十年之間……到吳起死時，墨子已死了差不多四十年了。

中國古代哲學史

四、梁啓超說 梁氏對孫胡所說均有異議，約分三點：（一）「孫氏墨子年表，大段不謬，但據親士篇言吳起之死，則謂墨子至周安王二十一年猶存，此亦不確。」（二）「墨子見齊太王事見魯問篇，太王必爲田和，殆無置辯之餘地……胡氏謂墨子卒於威烈王十年以前，則與和不相及，決不可通。……魯問篇爲後人所輯不足信，試問墨子全書何篇非後人所輯……魯問篇見齊太王事不足信，然則魯陽文君公尙過吳慮諸人與墨子語者，又足信耶？胡氏不輕信古書原是好處，但疑古未免太勇耳。」（三）「胡氏引鉅子孟勝爲陽城君守城事，證明此時墨子已死，可謂卓識。但必謂死將四十年，未免武斷。墨子死後一二年，便可發生，豈必久哉？」

於是梁氏遂推定墨子：

生於周定王初年（元年至十年之間）約當孔子卒後十餘年。

卒於周安王中葉（十二年至二十年之間）約當孟子生前十餘年。

以上孫與梁推定年代，較為接近，但須加以糾正的，是周定王應作周貞定王，按定王名瑜（西元前六〇六年）歷五傳始至貞定王（名介）（西元前四六八年）時間相距一百三十餘年，如作定王，則墨子生在孔子前且五六十歲，就大大的不對了，至於及見田和吳起的問題，如以墨子爲生於貞定王初年，則至安王十六年命齊大夫田和爲諸侯，又五年至安王二十一年楚殺吳起時，尙不過八十三四歲，並非不可能。墨子之見田和，應屬無可否認之事實，所謂太王，自是後人追述之詞，和在受命爲諸侯前約十八九年，已執齊政，墨子與之相見，並不必硬性指定爲安王十六年，在此二十年中任何時，晤面皆無不可。若有關吳起則見於親士篇：「吳起之裂其事也。」按吳起事縱爲墨子親見，而用來作比喻，亦嫌太近，正如所染篇以段干木、禽子、傳說並稱一樣，禽滑釐係墨子門人，不會被稱爲禽子，與古人相提並論。況且吳起爲叢刺而死，並非受車裂之刑，所以我懷疑這兩個人名，不是傳寫錯誤，就是墨家弟子紀錄的錯誤。至墨者鉅子孟勝替陽城君守城，可能墨子剛死或傳位不久，也都不足爲「墨子決不會見吳起之死」，及「墨子已死四十年」的左證。

最引起我們研究興趣的是告子，告子其人見公孟篇。當時墨子的門徒對之批評不佳，曾向墨子說：「告子日言義而行甚惡，請棄之。」據孫詒讓氏在墨子閒話公孟篇第四十八引蘇時學說：「此告子自與墨子同時，後與孟子問答者，當另爲一人。」孫氏亦云：「以年代校之，當以蘇說爲是。」他

們以爲此告子與孟子論性的，不是一個人。但我們根據孟子趙注，及王應麟、全祖望、張惠言、諸家的考證，已經確知原爲一人，他曾經周旋於墨氏之門，或尙少年，至與墨子相知論學，已成老宿。梁啟超氏說得好：「依孫氏所推定謂墨子及見齊康公之卒，則下距孟子生不過三年，告子得並見二人，殊不爲奇……墨子卒下距孟子生亦不過十餘年，則以弱冠的告子，得上見晚年的墨子，以老宿的告子，得下見中年的孟子，年代非不相及，因此一人轉足以定墨子年代之距離聯絡也。」

孟子究生於何時，亦無確證。元人所傳孟子生卒年月，臆撰不足據。（孫詒讓語）清魏源重撰孟子年表，（見古微堂集）以孟子生周安王十七年，卒赧王二十六年，壽九十七歲，雖亦不可據，但其生時與墨子卒年相近，自無問題。根據這許多資料，我們大概可以推斷墨子必是周貞定王初葉至安王中葉的人（其間約八十餘年），縱然略有出入，也不會相差太遠。

三、思想要點

丁、兼 愛

墨子全書中自尚賢兼愛非攻以至非命，一共是十個題目，二十三篇文章，這就是墨學的大綱目。梁啟超氏說：「墨學所標綱領，雖有十條，其實只從一個根本觀念出來，就是兼愛。」這個看法是非常對的。孟子生平關墨最烈，而其批評墨子：「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爲之。」倒可算得十分知己之談。我們知道一個人以極微小之身，爲什麼要利天下，那不過是基於這一顆愛心，至於摩頂放踵爲之，則更是出於愛心的擴大。古今賢聖人談笑刀叢，身甘慘戮的，不知凡幾，皆是推這一念而爲之。墨經

上解釋那責任的「任」字最好，說是：「任，士損己而益所爲也。」「損己」是犧牲自己，「益所爲」是幫助別人，一種大仁大勇的真精神，在這短短的詞句中，完全顯露。

墨子以爲人類積下了種種罪惡，而至於不得已訴之戰爭，皆起於不相愛，他說：

「凡天下禍篡怨恨，其所以起者，以不相愛生也。」（兼愛下）

「今諸侯獨知愛其國，不愛人之國，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；今家主獨知愛其家，不愛之家，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；今人獨知愛其身，不愛人之身，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。是故諸侯不相愛，則必野戰；家主不相愛，則必相篡，人不相愛，則必相賊。」同上

如果大家都能相愛，其害自絕。

「若使天下兼相愛，愛人若愛其身，猶有不孝者乎？……故不孝不慈無有，猶有盜賊乎？故視人之室若其室，誰竊？視人身若其身，誰賊？……視人家若其家，誰亂？視人國若其國，誰攻。」

梁氏撰墨子學案及子墨子學說，均於兼愛一義闡釋甚多，但觀察只及於外層，沒有十分深入，愚見以爲古今論「仁愛」，最能鞭辟入裏，建立體系的莫過於墨子，兼愛上中下三篇，只是一些門人弟子記下來的通論，以之作爲研究墨家中心思想兼愛的資料，尙嫌不夠，我們如果要進一步研析其本體，必須從墨經和大取裏面去推尋，墨經所包涵的頗爲廣泛，而論仁愛必精。大取則幾乎全以愛利爲歸。兩者之論仁與義，在周秦諸子中，最爲特出。

墨子言愛的全體大用，也和儒家一樣，由內而外，推己及人，但其最大的特色，就是沒有等差。所以說：